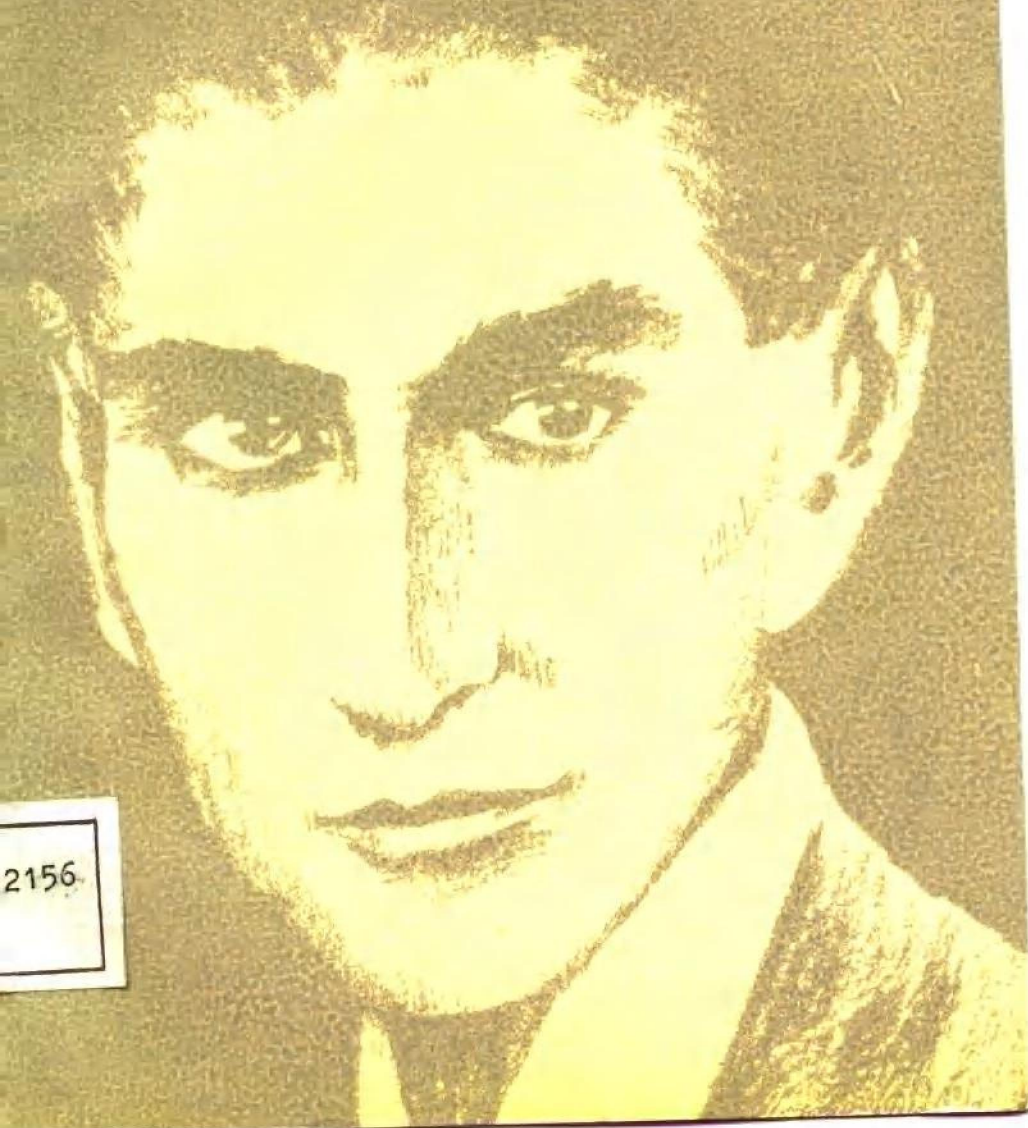


卡夫卡传

〔联邦德国〕 克劳斯·瓦根巴赫 著



2156

本书根据罗伏尔特袖珍书出版社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1964年10月出版的“弗朗茨·卡夫卡, 自述与图片材料” (Franz Kafka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一书译出。

卡夫卡传

ka fu ka zhuan

【联邦德国】克劳斯·瓦根巴赫 著
周建明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35,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 7—5302—0050—X/I·51

定价: 3.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勾勒出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的一生，展示了卡夫卡生活的广阔社会历史背景。除传记之外，本书还收了卡夫卡最有名的书信《致父亲》。另外，译者还从卡夫卡亲朋好友的著述中，选译了《卡夫卡的生平与言行》和《卡夫卡思想与艺术》两部分重要的补充材料，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卡夫卡像(1920年)



卡夫卡和他的母亲



炼丹者巷,卡夫卡曾在这里写出不少著名的小说作品。

序

叶廷芳

卡夫卡，这个一辈子几乎都没有离开过出生地、生活经历十分平凡的公司雇员，任何“障碍”都可以把他“粉碎”的弱者，难道也值得为他立传吗？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窥视一下他的内心世界，那个凝聚了他生命的所有强光，形成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从而导致他外部世界的软弱的内心世界。他自己说，这是个“庞大的世界”，不把它“解放”出来，它就会“撕裂”。这“庞大的世界”便是他那“不可摧毁的东西”所支撑的精神富源。这是他从外部世界洞见并摄入到内心的生活真实，一种在常人的眼光看来极为奇异的真实。向世人揭示或表达他的慧眼所独见的这种真实，成为他避免内心“撕裂”、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也是他的“巨大幸福”之所在。这一愿望，决定了卡夫卡的作家的命运。但与其说卡夫卡想要作家这个头衔，毋宁说他要的是写作这一可能。在这里，卡夫卡的个人愿望客观上与时代的文学使命是融为一体的。

19世纪中叶和后叶，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受到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全面和彻底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严重动摇了资产阶级几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知识界的一些敏感人

士从另一个方向也察觉到传统价值偶像的倒塌，他们甚至认为几千年来人类所建立起来的文明都是虚假的。尼采率先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惊人呼声，并提出“一切价值重估”的主张。但这样的卓见，当时不是很多人都有的，卡夫卡则是少数较早领悟到尼采思想的一个。他所看到的那个“奇异”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了“上帝”的世界，一个超越了基督教善恶观念的世界。但无论尼采还是卡夫卡，他们都不知道用什么去填补“上帝死后”留下的价值观念的真空，尼采只相信少数人的“强力意志”，用以抗衡世界的沉沦。卡夫卡也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用一种内在的“不可摧毁的东西”来顶住“上帝死后”的可怖现实。

那么卡夫卡这“不可摧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解放”他那个庞大的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就是他以内心“好斗”姿态去对付那扭曲人性的生存环境的不妥协精神。你看，他为此目的简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苦行主义者；他最大限度地约束外出旅游和社交活动；他渴望爱情和婚姻，但为了不陷入小家庭的“有限世界”，从而妨碍写作，他最后不得不把结婚的念头彻底放弃；他原来有个健康的身体，但业余时间的高度利用和因此而造成的长期失眠，他“让自己的健康给毁了”，结果只以41岁的天年而辞世！他悔恨吗？不！与其为了活着而停止写作，宁可放弃“一个健康而有用的男子的生之欢乐”。他的这一切牺牲，都不是为了要获得一顶“作家”的桂冠。否则，他每发表一篇作品，也就用不着都要经过他的友人勃罗德的“强求硬讨”了。对他来说，写作，首先是一种研究生活、表达对生活理解和感受的工具。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他对自己的作品很少满意过，不仅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写完，甚至晚年想把他所有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莫非是他那“洞察圣灵

的能力”(斯宾德语)与他的艺术表现手段之间的矛盾永远得不到克服?我们可以从许多迹象去追索他的这一毁稿奇念的内心秘密,特别是他晚年写的那两篇自况性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更能让人听到他心声的回响。这两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即那两位“艺术家”,一个为了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不惜“饿”瘪了自己的身躯;一个为了拿到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榨干”了自己的血肉……总之,他们都为了“灵”的至善至美,付出了“肉”的牺牲!但这两位“艺术家”最后都变成了抗议者:前者把表演的手段——饥饿——变成绝食的手段;后者却以突然“失踪”了之,“她自动放弃了歌唱,自动破坏了她征服民心而到手的权力。”共同的原因,都是观众或“耗子民族”不理解他们的艺术。与其作为艺术家忍受这样的孤独,与其作为“出类拔萃者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不如作为艺术家而消失,那怕“自动破坏”已经到手的“征服民心的权力”。

如果我们没有忽略卡夫卡自己宣称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晚年的这两篇小说,尤其是他死前的最后那篇《女歌手约瑟芬》中的许多描写,都是作者自己的“内心独白”。两位主人公那种对艺术舍死忘生的追求,以及为保持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和艺术宗旨的一贯性,“既不假充高尚,也不迎合低级趣味”的态度,与卡夫卡那种“不可摧毁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无论是作者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又是它的殉难者。

至于卡夫卡的孤独感,这是必然的。20世纪的前半期,是个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危机四伏的时代。但是,一种时代危机的最先征兆,就像“上帝死了”的最初信息那样,不是每个人

都能及时探悉到的。当卡夫卡在“上帝死了”的启示下，大着胆子去掀开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厚幔，用他那“洞察圣灵”的“第三只眼”看到触目惊心的“异化”现象时，他恐惧地惊叫着、报道着，然而众人却依旧安然鼾睡，他的喊叫只能是“空谷足音”了，就像当年鲁迅借用爱罗先珂的话慨叹“沙漠似的寂寞”那样。由于卡夫卡缺乏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虽然同情劳动群众，却看不到他们正在觉醒，更看不到他们将主宰着世界的未来。于是，他在超验的领域思考得越深，就发现他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的距离越大，从而越陷入悖论的逻辑圈而难以自拔，感到“写东西越来越恐惧”，“每句话在精灵们的手中一转……就变成矛，反过来对着说话的人”。对于那些不具备科学世界观的西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时期还是“上帝死后”留下的真空时期。传统理性的覆盖层裂缝了，他们洞见了“圣灵”即所谓人类生存的“异化”处境，于是惊异、恐惧、惶惑，但不能解释它的奥秘。西方世界的这一时代特点决定了卡夫卡同许多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共同命运：揭示现象，而不能解释它，或者说只提出问题，而不能解答问题。只是卡夫卡是以“不可摧毁的”不屈服态度来对待这令他惊讶和痛苦的现实的，因而他的存在更带悲剧性，容易令人想到古代神话中的西绪弗斯的形象。实际上，卡夫卡既是现代西方世界“异化”现实的揭示者，又是这种“异化”现实的牺牲者。

是的，他的“揭示”导致了他的“牺牲”，然而正由于他以“不可摧毁的”牺牲精神坚持了“揭示”，就使他的“揭示”更加入木三分，震撼人心。卡夫卡所揭示的主题也正是20世纪的西方人所普遍关切的问题；他通过奇特的形象语言来传递的令人战栗的危机信息，与西方哲学家们用逻辑语言所表达的忧虑是合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的作品不啻是一声凄厉的

呐喊，这呐喊正如他的《地洞》末尾所描写的那样，是宣告危险临近的警钟，又是标志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信号；这呐喊不只是卡夫卡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因此它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弱变强，由近及远，跨疆越界，在各地震荡着，即使是不同世界观的人听了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卡夫卡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作为公司雇员，他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啊！何况无产阶级胜利了的地方，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痕迹”一下就会消失的，在这些地方，卡夫卡的声音未必没有震聋发聩作用。

20世纪是欧洲人的审美意识发生质的飞跃的世纪，从“表现论”出发的“非亚理士多德美学”逐渐占了上风。在西方小说创作领域，卡夫卡是这种新的审美信息的较早的探悉者和执著的而且是成功的传达者。然而，作为“开风气之先”者，在这种新的审美意识普遍觉醒之前，在这种审美方式成为普遍的风尚之前，他肯定要经历一段孤独时期的。卡夫卡是这样，爱尔兰的意识流大师乔伊斯也是这样。这方面的知音并不是绝对没有，他的终身挚友马克思·勃罗德便是一个，他早在1916年就指出：卡夫卡是堪与当时德国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只是他的远见卓识和呼吁当时还激不起明显反响。但是，属于时代的东西迟早是会受到时代的接纳的。30年代，超现实主义者就把卡夫卡视为同仁，可惜这时卡夫卡早已逝世了。不过这时候，卡夫卡的幽灵带着勃罗德为他编纂的6卷选集开始他的征途了。无奈“时运不佳”，法西斯专政的德国，现代派作品同左派作品一样是被禁的。这时候也正是传统现实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候。幸亏他作品中所隐含的时代意识——危机感和现代的审美信息——荒诞感是不认国界的，它们很快不胫而走，它们被装在流亡作家和学者的大脑里带到了美国以及西欧其他

诸国，引起普遍注意。二次大战后，经历了又一场噩梦的欧洲人，对卡夫卡作品中那种似梦非梦的“魔影”发生了更大的共鸣，认为人们在第二次大难中所经历的种种非人的事情，卡夫卡早已“着了先鞭”。随着1949—1950年勃罗德新编9卷集《卡夫卡文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那里竞相涌现的各种主要文艺流派如法国的荒诞派、新小说派、存在主义文学，美国的黑色幽默、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几乎无不受到它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的卡夫卡研究也成了一门新的学科。从1957年起，由于捷克的一位共产党元老、著名文艺评论家保尔·雷曼的一篇基本肯定卡夫卡的长篇论文的发表，卡夫卡开始引起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的共产党文艺评论界的广泛注意，经过讨论和争论，观点趋于接近。1973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气氛中，有国际影响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终于以相当肯定的态度接纳了这位被它排斥和冷落了整整40年（该书于1933、1955年两次增订重版时，都未将卡夫卡收入）之久的陌生旧客。如今在东欧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卡夫卡“把关”较严的民主德国，也明显改变了态度，认为包括卡夫卡在内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反帝同盟中的力量”，并认为它的意义是“唤起对危机中的个人的关注”。^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中，对卡夫卡评价最高的是奥地利的费歇尔和法国的加罗弟，前者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比现实主义的“真实更真实”；后者从对卡夫卡、毕加索等人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实主义不应该只固定在写实主义一种风格上，在表现形式上它应该是“无边”的。最富戏剧性变化的是卢卡契，他从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都坚持批判卡夫

^① 民主德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诺乌曼1986年11月2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演讲。

卡。但在1956年那次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中，他一度被关在东欧某国的一个古堡里，这时他联想起卡夫卡的《城堡》，顿悟到“卡夫卡到底是个现实主义者”。此后两年即1958年，他发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当前意义》一书中，许多地方以赞赏的口吻评论他的这位对手，认为他应“列入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家族”。

我们国家解放前很少有人知道卡夫卡这位奇人，1976年以前对待他的态度更是人所共知的。经历了10年荒诞梦的中国读者，一下子缩短了与卡夫卡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他很快成为我国文艺界相当熟悉并颇感兴趣的作家，并载入了我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短短几年内他的大部分长、短篇小说，以及书信、日记均已经或正在翻译出版，我国学者还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研究卡夫卡的文章和专著。此外一本汇集国外卡夫卡专家写的有代表性的论文集子《卡夫卡研究》也即将问世。现在，世各国的文坛上不知道卡夫卡名字的人恐怕不多了。

带有某种结论性意义的是，两年前西欧的一次民意测验，即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五国的有关重要报纸，发起的评选已故欧洲10大作家活动，结果卡夫卡名列第5！而在进入“十大”之列的4位20世纪的作家中，卡夫卡名列榜首。这样，这位无意戴作家桂冠的业余作者，恰恰拿到了他那位女歌手主人公想拿的“放在最高处的桂冠”。

现在我们看到了：卡夫卡这个生活单调、经历平凡、毫无英雄气概、完全属于防守型的男子，他的内心具有一种多么不平常的、“不可摧毁的东西”，它就像高度浓缩的“核反应堆”释放出的能量卷起那样持久的、世界性的狂飚，成为本世纪世界文坛上最动人的传奇性事件之一。在参与改变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观念的人们中，卡夫卡是其中最坚实的奠基者之一，他

的出现，开了一个时代的新风！这样我们有关“英雄”的观念恐怕也要修正一下了：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无疑是英雄，但像卡夫卡那样，把外部的一切能量都向内集中，使内在的那个“不可摧毁的东西”经过折射发出更耀眼的强光，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难道不也是英雄？不也足资为他立传？

如今为卡夫卡立传者多矣！最有名的当推马克斯·勃罗德的《卡夫卡传》，作者从大学年代起就成了卡夫卡的终身挚友，而且也是犹太人，也是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他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最主要见证人，也是卡夫卡文学遗产的唯一合法的保管人和整理、编纂者。他的《卡夫卡传》最珍贵之处是它拥有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联邦德国H·宾德尔教授的《卡夫卡传》就篇幅而言恐怕是最长的了。作者专事卡夫卡研究近20余年，曾作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也掌握可观的第一手资料。英国学者R·海曼的《卡夫卡传》也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评传性著作，已被译成别的文字出版。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周建明同志译的《卡夫卡传》也是有名的一部，它的优点是简明、通俗、资料翔实，而且是一种研究方法——实证论——的代表作。作者克劳斯·瓦根巴赫是西柏林瓦根巴赫出版社的老板，这本书是他学习年代在西柏林大学著名教授W·埃姆利希指导下写的博士论文。埃姆利希在50年代曾写出德国第一部有较大学术意义的《弗兰茨·卡夫卡》专著。这本书试图融汇前人与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在美学原理上，它把康德与黑格尔加以折衷，在研究方法上心理学与社会学并用，并把心理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是一部功夫扎实而观点、方法欠新的著作。但作者却没有要求学生继承他的这一套，而瓦根巴赫这位后生也不想步导师的后尘，而采用当时学术界较热门的“实证

论”研究方法，将文字与实证资料（实物、照片、医疗档案等等）结合起来，以取得论文的实在性与可靠性的品格。这篇论文应运而生，很快被罗沃尔特出版社列入“插图本专著丛书”作为单行本出版，自1964年起，迄今已再版多次，共发行20余万册。可惜这个译本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删去了原书中的全部图片。

本书是从德文原文译出的，除《卡夫卡传》这个主体外，还附加了不少资料性的内容，这些对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卡夫卡不无裨益。

笔者对卡夫卡的研究与理解还只是初步的，与译者也没有过交往。只是应出版社的要求，才不揣冒昧，写了这篇即兴式的东西，以为译本敲敲边鼓。至于卡夫卡其人，是个公认的复杂而有争议的作家，这篇序文不过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请读者切不要把它视为什么定论。

1987年秋

目 次

序	(1)
I、《卡夫卡传》	(1)
一、家庭与童年	(3)
二、难忘的中学时代	(19)
三、不平凡的大学时代	(35)
四、走向社会	(59)
五、决定性的转折	(78)
六、两次灾难性的订婚	(97)
七、不幸的生活模式	(114)
八、最后的岁月	(130)
II、弗朗茨·卡夫卡：《致父亲》	(151)
附录	
一、卡夫卡生平与言行	(207)
二、卡夫卡思想与艺术的渊源	(252)
1. 卡夫卡与古代文化	(252)
2. 卡夫卡与犹太教	(262)
3. 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	(270)
4. 卡夫卡与尼采	(277)
5. 卡夫卡与克莱斯特	(285)
6. 卡夫卡与狄更斯、福楼拜和托尔斯泰	(297)
三、卡夫卡生平创作年表	(312)
跋	(315)

I、《卡夫卡传》